

南唐書注

南唐書注卷十四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郭張林盧蒯二陳周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爲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卽爲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宋史作仁謙約死守周遣人以鐵券及其壘廷謂拒之籍州民不逞者聚

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權命

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

南

志曰渦水在懷遠縣北一里發源自葛河口由臨邑西來至亳州界黃河從西北來注之至亳城北與馬尚河

合經蒙城流至縣東入淮謂之渦口唐李吉甫
云濠有渦口之險卽此五代時爲控扼之地築壘夾

淮東西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

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竿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

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宋史曰周師爲浮梁渦口命

仁謙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故利於陸我以舟

師銳故便於水今夏久雨淮流汎溢願假舟兵二千斷

其橋屠其城直抵壽春仁謙從之卽輕權衙校抵其橋

麾兵斷竿悉焚之周師大鯀死者不可勝計焚其資糧

而襲敗周將武行德宋史曰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長

還襲敗周將武行德宋史曰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長

謂之自給晉祖鎮并州暇日終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

拱於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

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晉天福初授奉國都頭

遷指揮使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開運中契丹

至行德被獲乃僞請於契丹以自效契丹信之方具舟

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率將校軍卒送歸其國泝汴至

河陰行德謂諸將曰我輩受國厚恩而受制於契丹與

其離鄉井投邊塞爲異域之鬼曷若與諸君驅逐凶黨

共守河陽姑侯契丹兵退視天命所屬歸之建功業定
禍亂以國富貴可乎眾素服行德威名皆曰所信道
不致愛死行德即殺契丹監破分授器甲由汜水信道
抵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延勳出兵來拒行德遂據河陽盡
自旦及午殊死戰延勳大敗棄城走行德遂據河陽盡
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行德知州事時契丹兵尙充斥
行德屬士卒繕甲兵據上游士氣益奮人望歸之聞漢
祖起太原卽白稱河陽都部署遣其弟行友開道奉表
勸進漢祖覽奏喜甚卽授行德河陽三城節度漢祖由
晉絳至洛行德迎候境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師還河陽
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奠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
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鹽
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家姬特入城鬻
誠俄有僧從姬買蔬就宮翻視密實鹽營中少答其直
不買而去姬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
盛鹽撲非却姬所有疑而詰之姬言適有僧自城外買
蔬取視久之而去卽捕僧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姬
以希賞行德釋姬斬僧及抱關吏數輩人畏之若神明
部下糜然三年丁外艱起復顯德初加開府階進封
國公世宗卽位兼中書令初世宗自河東還次河陽以
洛陽顏缺令葺之行德率部民萬餘完其城封邢國公
是秋代王晏爲武寧軍節度與晏兩換其任先是唐末

楊氏據淮甸自兩橋東南決汴匯爲汴澤二年將議南
 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壯於古隄疏導之東達於泗上及
 親以行德爲濠州行營都署破淮南二千餘人於郡
 境俄遣率師屯定遠以逼其城爲吳人所敗死者數百
 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衛上將軍五年下淮南復授行
 德保大將節度兼中書令恭帝嗣位進封宋國公宋初
 加中書令進封韓國公再授忠武軍節度改封魏國公
 乾德二年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寶二年入
 爲太子太傅太平興國三年以本周務勅於定遠斬首
 官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周務勅於定遠斬首
 數百行德挺身避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
 軍資宋史曰周師退保定遠廷謂募壯士爲負輿狀入
 也廷謂曰是可圖也又籍鄉兵萬餘泊卒五千日夕訓
 練依山銜枚設伏破之周師大潰行德單騎脫走時有
 以玉帛子女餉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還州刺史
 廷謂者悉拒之猶以爲賞薄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
 山戰唐將帥多降周廷謂獨還軍濠州治壘繕甲爲守

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眾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爲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墨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爲和州刺史

史廷謂有兄廷諭元宗時官太子洗馬廷諭子廷澤字德潤元宗時試祕書正字因命帥濠州

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櫓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

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

十四唐餘紀傳曰歸周歷任至宋開寶中卒於東都年五十四初廷謂之降中主諒其坐力屈異於他叛

者故免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爲政亦

其家云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有惠愛降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爲具草延謂媿其言然

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

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鄒子命

官以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爲

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

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

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耆老鵠河道齊雲戰

艦數百自淮入江

五代史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備已屢敗唐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

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瓌將以下淮唐水軍多敗長

淮之舟皆爲周得又造齊雲艦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

神鵠河以通之遂至大江勢如震霆烈燄彥卿獨不

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遂

陷

五代史曰彥卿及兵馬都監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

十日不可攻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

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

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

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甚眾世宗怒

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

宗下詔賜彥卿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

使易文贊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能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瞻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名或不同於乎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沈毅果敢文身爲虎軍中

謂之林虎子

江南野史曰與陳鐵齊名身長六尺餘姿貌壯偉

閩亡久不見用

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爲將仁肇率偏師拔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

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承德

宋史曰張承德字允一

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

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貲產不爲之滿

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

其急不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

防禦使承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

以孝聞周祖初爲侍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承德承德

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居委

巷中有賊過卽邀乞焉給曰此卑田院耳賊卽舍去歸

是免禍周祖爲樞密使表承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

命賜謚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

鎮鄴被發族其家承德在潞州間有密詔授遇承德探

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欲殺承德耶承德卽死無怨恐累

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承德曰姦邪盡政郭公誓

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

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

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

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

有女唐莊宗時備掖廷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

迎之至鴻溝遇雨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

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

爲雀移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周祖也父母大媿然終
 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
 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
 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
 好飲其妻福令飲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
 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信至是永德故以此諷遇
 遇送永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爲晉國公王授
 永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
 和州刺史逾年擢爲殿前都虞候恩州團練使俄遷
 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
 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
 何徽方戰退軀時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
 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
 眾及駐上黨世宗書臥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
 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系之以法永德曰
 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大振進攻太
 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二將以海宜痛
 威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二將以海宜痛
 步留之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
 步留之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
 彥超戰沒繼敗其眾二千餘眾遁去以永德領武信軍
 節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頴爲隸人曹谷等

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諸行自效許之師至壽
春劉仁鼎堅壁不下永德出兵誘之旁伏精騎每戰
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鼎僅以
身免三年世宗親征壽州城下仁鼎執澄等三人檻
送行在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備其甘心太祖與永德
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備其甘心太祖與永德
高麗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伏麗旁太祖麾兵
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走砦人果空砦出關永德亟登
發伏驍人據之敵眾散走翌日又次第二砦鼓譟而進
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遜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爲吳
人所逼欲退師世宗怒遣永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
千餘於曲谿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
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於濠泗周師
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眾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
載薪乘風縱火將笑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下風反吳人
稍卻永德急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廩以
鏢引輕舫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眾奪其巨艦數
十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
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
千餘眾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褒美
之冬擢爲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
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

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瀋陽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
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武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
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騎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
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
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援其農事仍發閒使以謀契丹絕
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令出師討金陵永
德以己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
下富民高進者蒙橫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實於法進
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若圖爲不軌太祖命誅
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
遽解縛就市而釋之時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
朝拜左衛上將軍五年坐市春隴竹木所過矯制免問
市算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鄖國公
雍熙中連知鎭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
還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眾
二年丁內艱起復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鎭於二年改
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伐都部署永德明
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
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
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鄭捷來至眾

始數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以鎮鎮臣乘傳出入不得肅
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即位詔羣臣乘傳出入不得肅
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回與民爭利承德在太原嘗令
親史販茶規利關出徵外市羊馬轉運使王嗣宗所發
罷爲左衛上將軍眞宗即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
吾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考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
以其孫大理寺丞文蔚釐務格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
丹入邊帝將北巡以承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
邊要以老不從行留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
授檢校太師彭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耄命還本
鎮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閣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
中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承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
永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解起二堂與繼母劉並
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被封莒
國大夫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
愈生一日就永德寓離陽有書生劉居臥疾永德療之獲
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水語永德曰後當相
遇於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承
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富大貴吾不吝此處損
人皆金銀刀槩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挂十的握

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遂
 召之乃唯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一僧曰始語君
 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然
 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
 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雖陽書生常言太祖
 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視太初將聘孝明皇后也
 永德出籍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聘孝明皇后也
 替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殷中丞龍川別志曰張
 永德事周世宗為殿前指揮使性好道士多客其家
 舊有一舉子見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既厚
 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遂也曰吾有小
 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為黃金永德大
 驚欲學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
 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
 永德從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
 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野觀者如堵見一船則昔
 富貴者日若見二屬豬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旦辭
 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
 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費奉之藝祖既天姿英
 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視之凡用物皆有
 副須輒以厭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
 宗持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

生也永德驚喜賴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川節鉞授
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禁祖曰張道人非
反者卽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肅甚大破械杖
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龍之不替遂終於鄧
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卻永德鼓噪乘之遂敗

仁肇獨騎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

馬令書曰永德援臂

善射發仁肇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偪也

史曰永

德自岸見而射之其所親乃喝曰這漢中口矣

遂捨之

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使徐鉉林仁肇浙西

建侯樹屏有國之攸先崇德報功百王之所共斯爲令

典子敢忘之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留後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濟南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林

仁肇稟此星芒鬱爲時幹鼓鼙之氣指勅敵而愈高金

石之心因時艱而益壯故能爲殊功於南部夷多壘於

東門元戎所行績用昭著及總留務於浙之西成師著

無犯之威察俗有惟清之化屹爾京口殷然長城子惟

汝嘉俾正藩守因爾才略樹之風聲雄師大邦所以屏

王至尊官盛典所以懋官成惟惠惟和有嚴有翼使子
無東顧之慮者繫其賴焉克堅一心以永百祿可依前
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使持節都督潤州刺史充鎮海
軍節度使浙江西道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功臣散
官勳臣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通略曰南唐李氏以建
隆元年遷都於豫章滅
後其將林仁肇密陳淮北戍兵不多請復江北乃以仁
肇爲南都留守其故第在縣之昇平里舊新建縣治是
也後主時常密言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

兵滅蜀平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請
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
境彼縱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日請以臣舉
兵外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
謀後主懼不敢從馬書曰仁肇素出偏伍雖爲將常
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時
皇甫繼勳朱全質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中之會國使

自宋回使言仁肇密通宋見其畫像於禁中且爲築
大第以待其至唐餘紀傳曰宋太祖謀取江南兵將憚
質於闕下太祖乃令人密往武昌僧院竊仁肇畫像歸
懸之別殿召從善人指問曰卿識此人否對曰不識然
有類臣江南林仁肇太祖曰然近有表井進此像言欲
歸朝將遣人迎之從善以爲信面使人開行歸白會朱
全贊皇甫繼勳俱忌仁肇雄略相與證成其事宋史
紀事曰帝忌仁肇威名略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
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
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賜仁肇使者歸白
江南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言使人持醎往毒之仁肇
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醎家人怪其不
臭俄卒初仁肇尤爲陳喬所知馬書載喬言曰令仁肇
盛未易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
國也圖也駕矣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伐又逾年

國爲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

馬書作南昌人唐餘紀傳曰唐歙州刺史筆之後初名充

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指喜論當世利病唐餘紀傳曰喜

談兵大言無富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弈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

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

去至新塗

江南海野史曰其父唐末任南平王鍾傳署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其仲也少好學無不研

精頗通大義不能治產業每任使與博徒遊初西京作

坊副使尹承謬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運過務

以資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爲本務吏數年暇則

從屠弈角觝輩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棄市

承謬且發絳懼易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

縱橫兵書

唐餘紀傳曰日務射獵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

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

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
鄙謂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
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推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與
諸葛鴻漸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
罪復去已往來金陵丹陽間

唐餘紀傳曰
高空庾閒

遇大寒平地

躍起折檐桷爲薪自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檐自氣樓

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

江西南野史曰絳既至金陵

既置遂薄遊京口往來壁間寒雪薪炭若桂少有所力
乃踊折檐桷而燒時有守困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遭
歲飢吏無以給因俾絳夜躍困檐自氣樓閒入竊官粟
數十往一夕人見長人先立困中絳於是奮搏而束之
乃爲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疴疾
逾月既乏資給披療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頗有姿色
羈之曰子之疾當食蔗卽愈諾朝見羈者絳囊無一錢
唯有唐韻一冊遂取易之其人曰吾輩安用此哀君欲

之志切遂貽數綏絳

久之乃上書論事

馬書曰絳陳京

喜而食之至旦疾愈

其地宜立欄屯戍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

其餘利害數十事辨縱橫喬聳然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

水戰使馬雄王川軍等分將之

馬書曰絳使督卒伍日

旗幟遇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要吳越兵

遲卽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拆逆流翻巨浪

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

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大朝且

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許以宣歙叛陛下聲言伐叛且賂

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

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

後主不聽及宋師來侵以絳爲凌波軍都虞候沿江都

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

援潤州馬書曰絳率所部百艘爲入字陣突圍出至京

驍勇人心倚爲固陳高因與爭言曰後主遣率所領援

南徐絳鳴鼓整旗由水道方升而出宋師知其必死開

孤城坐困是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陣潤州

城下北軍不敢偪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

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

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

澄遣裨將出送降款馬書曰劉澄宣城人保大中後主

主爲太子監國署澄軍校累遷侍衛左右元宗南還後

團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衛廂都虞候及宋師

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親信拜澄潤州

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

與往謂人曰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輩金玉
 主已聞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
 澄未幾慮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卻絳方入城圍之
 合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碑將入城殺之未
 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死且得富貴因論以降令先出道
 有裨一將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論以降令先出道
 意裨一將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論以降令先出道
 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在都城何澄日事急當爲身謀我
 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偽將作色曰吾謂公已知明
 令走徐謂絳曰聞都城受圍日急若不守公已斬何得
 亦知徐謂絳曰聞都城受圍日急若不守公已斬何得
 絳爾澄爲難色久之曰君守將不急若棄城宜出難者惟
 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
 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但力不能抗耳諸君不問
 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遂屠之故澄以
 此脅之於是率將吏開門降宋命誅其家曰唐餘紀傳
 日澄女許嫁未適美而醜陳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
 義不求生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
 乃斬之

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
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愼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
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卒降至宋授冀州
團練使遇龔愼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
我叔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可

用願宥死使自效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

按霸榮邢州龍岡人多力

善射走及奔馬常爲盜并汾間北漢劉鈞用爲指揮使
成桑平天會初率所部降宋太祖補霸榮內殿直未
幾復奔漢鈞赦其罪又署爲供奉官少主既嗣位霸榮
謀持少主首謀宋遂乘其無備白晝挺刃而入反局其
戶少主繞屏走霸榮以刀挺胸弑之或曰郭何可留也
無爲實使之也無爲隨遣卒登梯入殺霸榮何可留也
斬西市殺其叔愼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穎
遽前以笏擊路之太祖問故穎曰臣爲叔復仇耳因叩
首謝罪絳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誅絳而赦穎

江西南野史曰絳弟奔太宗詔旨委諭能兵入朝絳遂
聚將校議之王川軍之徒皆屬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
而行弟乃私語之曰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
老母一族三百口何會先鋒曹翰使齎券至絳乃與
馬雄張三四十等數人脫身夜亡餘眾亦潰曹翰使衛
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廷朕詔命對
曰臣受李昱厚祿祇知事李昱未聞事陛下上曰李昱
已故臣受於朕卿於草野何侯曰臣聞李昱歸命未受王
爵故臣未歸上問其言頗忠赤有之授冀州團練使既
數日入授命曹翰亦入馬方侯恩於外時冀州團練使猶
子穎等以手版擊之遂關入殿門穎因稱臣叔爲絳殺
上怒方詰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爲幸矣況冀州乃邊境
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爲幸矣況冀州乃邊境
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之絳既出呼延贊當
視行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僞署節度絳臨行大呼曰
使可無甞焉乎贊使馳奏上遂賜之絳臨行大呼曰
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馬書曰絳先病牀且死
菩薩蠻勸絳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檐鵲起梧
桐落敲枕悄無言月殘夢圓背燈暗泣甚處砧聲
急黛代小山贊芭蕉生暮寒歌數闋謂絳曰子之疾食
然卽愈詰朝求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

日妾乃王眞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寤襟懷豁
然及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妾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
之地卽固子坡也江蘇史曰絳夢曰夫死通前婦子當
極法與絳同斬富貴時至可謂郡臣妾有一衣婦人曰妾乃
王眞也太尉富貴時至可謂郡臣妾有一衣婦人曰妾乃
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坡上必當奉見辭曰清風良月
夜深時箕帚虛郎恨向遲他日孟家坡上必當奉見
是佳期絳驚覺果獲其繯由是日自負與此不同吳在
臣曰按鄭環井觀瑣言云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
節度使及金陵陷募驍勇敢死千餘由宣歙長驅入福
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
東有盧大王廟志云卽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既
平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云云後斬於固子坡
據舊史則絳爲忠於所事而死據馬書則絳爲仇人所
訟而死環謂絳聚兵爲唐興復歙既降宋則殺其守臣
乃勢所宜然以宋藝祖追贈韓通錄用衛融張洎事觀
之則龔類惟爲季父訟免藝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
人必不爲絳立祠舊史當得甘寶姑紀於此以備考云
學登宋進士第霸榮河東將嘗來降已復叛歸弑其主
劉繼恩者五代史東漢世家曰九月羣恩置酒會諸大

臣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

人挺刃入閣閉戶殺之郭無爲故太祖深惡之、

以梯登屋入殺霸榮並其黨

蒯鼈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士子不能

自振鼈獨以理趣爲本馬書載鼈言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然好飲博鉤校屬詞綺麗悅目清新飲耳則吾不知也

不爲士人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

操尙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

而不言鼈亦心許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鼈悔

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馬書曰時有不給躬謁於人苟愆其期雖固子

亦弗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之遊宋擢

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之朝鼈恥之亟致仕

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

馬書曰祖岳仕大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

穆宗爲統紀一百卷行於世

一父睿事吳爲翰林學士

馬書曰撰吳烈

烈

祖時以兵部尙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

睿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無閒起家爲太常寺奉

禮郎愿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蹙陳

覺李徵古請以宋齊王攝政

馬書曰元宗既失淮南恥其降號欲授政太弟陳覺

之徒謂元宗曰宋齊王嘗贊烈祖變家爲國終成大業

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因優游遂處可以養

喬松之壽亦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

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頓首曰陛下旣署

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王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

脫屣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

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

元宗笑而止

馬書曰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著賊策

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

此忠臣也

馬書載元宗言曰他日國家急難汝等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及齊

正黨與皆斥喬與齊正尤親厚獨不坐遷都豫章以喬

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

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

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

馬書曰喬政由已出

李平潘祐之

宋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

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

馬書載喬語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與

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

後主懼宋伐喬曰

傳將何及臣雖死實視而於先帝

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鑑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

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

馬書

日喬爲光政使張洎爲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墜也

及城將陷後主

自爲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

投承雷中復人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

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死後主握喬手泣不能從喬曰

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

馬書曰後主執喬手泣曰盍與我北

歸喬曰臣當大政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

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

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

吏徹榻瘞之

金陵城陷張洎攜妻子乃縋裝自便門入

喬自經氣絕泊反下見後主曰臣與喬同升閣欲與俱死

當俱死又念主在誰爲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

書曰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王師

遽入後主存京師太祖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

對喬爲人孝悌敦睦宗族貧首分祿給之雖居權要永

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爲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獲不

能成禮後主金陵平家人謀改葬金陵新志曰明年朝

尸如生而不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

面金髮髮鬱然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

面自南廊過及發瘞如所見清異錄曰陳喬食蒸豚

而風味不凌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

黃梅令時縣境獨木邨有妖人諸音佑佑一挾左道

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里民稍稍從之

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

辱

馬書曰生子不知其父

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

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

馬書曰先

起僞霸春惡其妖

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

爲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

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

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

遺種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

清異錄曰周惟簡隱洪州西山書云得米三四石樂天羹

七百二十碗足

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

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閒道召
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閒者張洎薦
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
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
爲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
已惟簡遑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未
嘗預聞使指願棲終南山以求靈藥太祖許之金陵平
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酬且
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
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

宋史繕後舉進士至都官員外

郎

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史

太平興國中惟簡自終南至闕下求入見有司以致卒
事官非有詔召無求對之制乃歲餘復上表自求用卒

南唐書注卷十四

南唐書注卷十五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鄭李二劉江汪郭伍劉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二

鄭彥華福州人

按閩人徐勃南唐近事序曰彥華打之寧化人此及宋史俱作福州少隸

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濠旁興猶慢罵不已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遜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侯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周師攻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

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入宋爲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彥華爲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爲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國亡歸宋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言

唐餘紀傳曰以是驕後棲大梁不預仕列

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蓑荷笠作漁者

以見寬譬久之後主歎其忠後中宋進士第仕至兵部

員外宋史有傳

宋史曰鄭文寶字仲賢父右千牛衛大將軍彥華初事李煜文寶以陰授奉禮

郎掌煜子清原公仲寓書籍遷校書郎入宋煜以環衛

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衛者難之乃被養荷笠以漁者

見陳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爲他慮煜忠之後

補廣文館生深爲李昉所知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

除修武主簿遷大理評事知梓州錄事參軍事州將表

薦轉光祿寺丞留一歲代歸獻所著文召試翰林改著

作佐郎通判潁州丁外職起知州事召拜殿中丞使川

陝均稅次榆洛聞夔州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

數百里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

歉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民八萬六千口既而李順

亂西蜀秦隴賊趙包聚徒數千將趨劍閣以附之文寶

移書蜀郡分兵討襲獲其渠魁餘黨殲焉文寶前後自

環慶部糧越早海入靈武者十二次曉達蕃情習其語

經由部落每宿酋長帳中其人或呼爲父遷太常博士

內侍方保吉出使陝右頗恣橫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

游爲薦其弟堯佐驛召令辨對途中上書自明太宗察

其事坐保吉罪厚賜文寶而遣之俄又召至闕下文寶

奏對捷辨上深眷遇俄加工部員外郎時龍猛卒戍環

奏對捷辨上深眷遇俄加工部員外郎時龍猛卒戍環

環

慶七年不得代思歸謀亂文寶矯詔以庫金給將士且
 自効請代償認蜀其所費先是諸羌部落樹藝殊少但
 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會饒輒趨靈州爲繼還所抄
 文寶建議以爲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青白鹽爲
 命再請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縣兩他鹽於陝西以濟
 民食官獲其利而戎益困繼遷可不戰而屈乃詔自陝
 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數月
 犯者益重戎人乏食相率寇邊屠小康堡內屬萬餘帳
 亦叛商人販兩池鹽少利多取他徑出唐鄧襄收關邊
 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無鹽以食境上騷擾上知其事
 遣知制誥錢若水馳傳視之悉除其禁召諸族撫諭之
 乃定朝廷議城古威州遣內侍馮從順訪於文寶文寶
 言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
 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寧張君□收六關即其地也故
 壘未圯水甘土沃有良木薪桔之利約胡蘆臨洮二河
 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
 咽喉盡武城之便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岡青岡拒
 清遠皆舍而清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
 行旅輒絕威州隔城東隅堅石盤互不可凌池地中舊
 之井脈又飛鳥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
 平夏勝兵三千據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
 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狸十旅脇從山中熟戶黨項執

故不從又分千騎守他北清遠軍之口卽自環至靈七
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青
岡清遠三城爲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
粟不能守俟二年開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
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啖靈項苦豪子
弟使爲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豎于至於經營安西級
復河湟此其漸也詔從其議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
營田舊制建議興復可得杭稻萬餘斛載運之費消
遠據積石嶺在旱海中去靈環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
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數千人又募民以榆槐
雜樹及獐狗鴉鳥至者厚給其直地曷南樹皆立枯西
民甚苦其役而城之不能守卒爲山水所壞又令寧慶
州爲水磧亦爲山水漂去繼遷酋長有兇惡鬼悉俄者
文寶以金帛誘之與手書要約留其長子爲質令陰圖
繼遷卽遣去謂之日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文寶又預
漆木爲面以備馳獻繼遷之首又發民曳古碑石詣清
遠軍將圖紀功而鬼蠅等盡以事告繼遷繼遷上表請
罪上怒文寶猶含容之既而文寶復請禁鹽邊民日法
抵罪者甚重太常博士席義叟決獄陝西廉知其事以
語中丞李昌齡昌齡以聞文寶又奏減解州鹽價未滿
歲虧課二十萬貫復爲三司所發乃命鹽鐵副使宋太
初爲都轉運使代文寶還下御史臺鞠問具伏下詔切

責貶藍山令未幾移枝江令真宗卽位徙京山咸平中
 召還授殿中丞掌京南樞貨時慶州發兵護蜀糧詣靈
 州文寶素知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還所敗未幾果如
 其奏轉運使陳緯沒於賊繼還進陷清遠軍時文寶丁
 內艱服未闋卽命相府召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
 右圖敘其地利本末且言靈州可棄時方遣大將王超
 援靈武卽復文寶工部員外郎爲隨軍轉運使至環州
 或言靈州已陷文寶乃易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
 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就除本路轉運使上疏請
 再葺清遠軍都部署王漢忠言其除本路轉運使上疏
 運使嘗上言管內廣銳兵萬餘難得資糧請徙河東轉
 諸州又欲令強壯戶市馬備征役率相李抗等以爲廣
 銳州兵皆本州守城置營必慮安土重遷徙之卽致紛
 擾又強壯散處鄉落無所拘轄勒其市馬亦恐非便上
 復令文寶條對文寶固執前議且言土人久留恐或生
 事上曰前令團併軍伍改置營壁欲其互移本貫行之
 已久而文寶確陳其利因命錢若水詳度以聞若水所
 對與沆等同遂罷之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輪饒雖
 地里甚遼而限河津之阻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
 粟增價上嘗訪使邊者言河裁闊數十步乃詔文寶於
 府州定羌軍經度置浮橋人以爲便會繼遷圍麟州令
 乘傳晨夜赴之聞解遷刑部員外郎賜金紫頃之遣準

薦其熟西事可備驅策因復任陝西轉運使嘗出手密戒令邊事與僚屬計議勿得過有須索重擾於下後有言其張皇者詔徙京西以朱台符代之景德元年冬契丹犯邊又徙河東文寶安輯所部募鄉兵張彥備又領蕃漢兵赴河北手詔褒諭未幾復薨京西契丹請和文寶陳經久之策上嘉之三年召還未至遇疾表求藩郡散秩詔聽不除其籍給奉養疾以其子鄴州推官於陵爲大理寺丞知襄城縣以便其養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員外郎車駕祠汾陰還文寶至鄴州請見上以其久疾除忠武軍行軍司馬文寶好談方略以前官歸襄城別墅六年卒年六十一文寶好談方略以前官歸襄城別墅西邊參預兵計心有餘而識不足又不護細行所延薦屬吏至多而未嘗擇也往年病廢從子爲邑多撓縣政能爲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談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南唐近事一卷 開山野錄曰鄴工部文寶爲陝西轉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鄴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芻粟越鹵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羌之語皆通曉鄭心知靈武不可守故參校史傳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之時慎無開邊疲弊百姓太宗聞奏極怒批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違營田以積石廢壘築爲清遠軍三過敗柳州藍山令王

超援兵方至環州靈武果沒遂班師而李順梗蜀隴
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鄭知必趨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
魁殲餘黨嘗又輕車使蜀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
安飛小檄下峽數百里一夕擒之所謂如神終太宗終
怒藍山任滿更移枝江京山二縣牢落五六十年方復
又曰鄭仲賢善詩可參二杜之閒于牧之最多歸省鉉
所采者非警絕蓋歐公未全見也在江南師徐騎省鉉
小篆嘗策三文以示鉉其字學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
嘗曰家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休不及若大
篆可兼耳又學琴於崔諭德遵度崔謂楊大年曰鄭仲
賢彈琴恐古有之若今則無吾篋中蓄琴朴一琴號水
泉者乃江南故國清風閣所寶本欲攜葬泉下託君贈
之爲我於龍池題數字記於腹此琴之聲可蓋餘琴六
七面仲賢沒其子於陵進於祔府文集二十卷談苑十
卷江表志二十卷書六十一卷府文集二十卷寶工詩
其過縱山及題緣野堂爲晏殊歐陽修所贈炙惜諸作
不傳按縱山詩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綠氏山頭月正明
帝子西飛仙歌遠不知何處夜吹笙題緣野堂有句云
水暖兒鷗行哺子谿深桃李臥開花又論曰鄭文寶
詭形而謁故主晦迹而處新朝視夫路人目君朝秦暮
楚者相去遠矣雖終於仕宋然跡其起家乃由策名進
上省闕釋褐是宋舉子非唐故臣也故子義其行而異

其傳云按文寶所著有江表志南唐近事二書傳於世
其江表志序曰江表志者有國之時一朝章國典燦然可
觀執政大臣以史筆爲不急之務泊開寶起居郎高遠
當職始編輯昇元以來故事將成一家之言書未成遠
疾亟數延文章皆令焚之無子遺矣太宗皇帝欲知前
事命湯悅徐鉉撰成江南錄十卷事多遺落無年可編
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好事者往往少之文寶耳目
所及編成三卷方國志則不足比通庠則有餘聊足補
亡以候來者庚戌歲閏二月二十三日序南唐近事序
日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
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史
籍蕩盡惜乎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鴻儒類常嗜學耳目
所及志於纖細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
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

表鄭文寶序更有集二

十卷譚苑二十卷不傳

李貽業卿書作夷鄰徐鉉太常少卿李貽業可宗正

之名臣爲之表儀序其昭穆今我求宗姓之賢者朝行
貽業學以潤身文以行禮貞以幹蠱直以事君有一於
此是可嘉尚矧備四者非所謂名賢乎今朕嗣續丕基
戴道慶澤是用選於掌樂爲我司屬使吾宗室有信厚

之風非貽業而誰勉故唐時平章事蔚唐書曰李蔚字修厥官無忝多訓可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贊否所言議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鄉軍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從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唐餘紀傳曰貽業因家廣陵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宴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昭陽李清日按宋后傳云孫忌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懼魏岑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此云大臣欲之命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忌草制則是大臣意非忌意也爲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此唐餘紀傳載貽業言曰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安得有此亡國語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

裂之會宋后亦不許議乃寢元宗誦貽業曰疾風知勁

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

唐餘紀傳曰保太卒中進兵部尚書

諡曰簡初戴爲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疏豁大抵如此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以功臣爲濠州刺史有威名金卒子仁規繼任爲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蓄不逞使過淮剽掠美女良馬自奉元宗升濠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大軍公主然亦惡其爲人會

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

解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

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謚

曰威徐鉉大唐故臣時啟運功臣清淮軍節度使壽州諸

軍事壽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威侯贈太尉劉

公神道碑曰聞夫郊圻內理牧萬民者是曰諸侯夷狄

外壤守四方者其惟猛士然則安危異任文武殊塗故

天下方爭韓彭英吳橫雕戈而震耀羣生待理與黃寇

賈擁阜蓋以從容及夫昭格寰區紛綸簡冊其歸一也

代有人焉若乃總是全謀覃於奕葉流光受祉潛齊累

將之家崇德計功下視慙卿之族古難具美我則兼之

公諱崇俊字德修其先彭城人高祖升調補山陽淮陰

尉遂家焉即為縣人也岳峻洪基海疏遙派陽城相土

千齡侯伯之封沛澤中興兩代帝王之肩懷黃結紫論

鼎甲以時衡刻像圖形誓山河而捧袂國史家牒披卷

可知頃者聖運中微羣方暫擾驪山之召公路擁南陽

與戲水之師踐土之庭天子屈河陽之召公路擁南陽

之眾僭號仲家隗罔據隴右之圖生論西伯勤王問罪

吳太祖始定揚州賜賑專征昭皇帝遂加殊禮於是揚
旌北討遷寇迹於淮濱關上西封謀守臣於諸將命我
顯祖作牧鍾離乃固保障之嚴載施犬馬之蓄方園大舉
政將期十萬之行師有見糧即聚九年之蓄方園大舉
已伏前受永年不登未幾而歿長山羣盜舊畏來公西
城故營願從班勇復命烈考嗣濟使符不還渭水之兵
誓卒龍門之託故蓼城之戰斬獲過當汝陰之圍策勳
居最先零委質關充國以無由獲過當汝陰之圍策勳
中時庸錫美建清淮軍以壯中權加禮愼終射都而不
以光幽夢既而鼓輦樓愼部曲徘徊家有道恩人思世
德帝曰崇俊惟爾恭儉孝友誠明惠和任則中軍帥位
則文昌長誕舉攸職子惟汝嘉濠梁之郊控扼遐裔惟
乃祖金克懋厥始乃考仁規克愼厥中肆子命爾克成
厥終往哉汝諾無廢朕命公銜卹奉詔墨經即戎鋪陳
政經討問軍實思有以光大前緒播揚國風初二先公
之理也屬洛邑再遷浚郊作梗仍新竊據延仍十五之
期黃武開元始勅三分之業犬牙之地蠶尾常搖鋒鏑
縱橫車徒奔走摧牙馘困尙遙匡復之謨賴尾魚勞未
暇綏懷之術逮公之理也寇皆遠遷民仁息肩千風
從四方聳聽以爲格物必在於立制也故禁貢賦以息
貪暴之端暢刑章以拯姦宄之極賞不虛授罰其必行
以爲富邦必在於務本也故使民以時相地之利特未

熟之稻游僧自遷班再易之田兼并絕倖以爲邊寧不
 可以忘武備也故遠斥候浚溝隍竹與木而靡遺膏與
 苦而畢給亭障屹峙講習戎事游兵冀馬俱爲無犯之容
 識也故招懷邊吐講習戎事游兵冀馬俱爲無犯之容
 政常經門見戶略斯可略而言也高皇帝禮均元老寵
 冠列藩受禪之初則進上公之秩肆類之際則委廉使
 之權言必見從無再卻之奏君常高枕無北顧之憂皇
 上欽奉重熙聿遵無改毗倚尤重親敬如初先太尉公
 之薨也西伯小驚戒嚴從便因詔執事移清淮軍於壽
 春及時復立定遠軍卽命公爲節度使仍以公少子匡
 符尚永嘉公主留侯操印初踐上將之壇帝子吹簫卽
 降王姬之館禮優伯舅望重懿親於時公蒞濠梁十有
 七年矣米鹽皆序丞史當才閉閭罕爭舉雋無警朝廷
 以公能光前烈雅得邊情清淮之師遣風仍在仰盛一
 家之美載口萬里之城改壽州刺史充清淮軍節度使
 鄧侯去雞鳴傷父老之心長者負來虎渡息鄉閭之
 忠能事畢舉考功再期方將建大旆以風驅指面闕而
 電瑞雲中雞犬八公之迹徒存夢裏膏肓二豎之妖遂
 作春秋四十保大四年夏六月十有六日薨於壽春公
 著皇上翦耨靡及穿壁方遙投綵沈之瓜悲哀竟日賜
 黃銀之帶慷慨霑襟廢朝三日中使護葬詔兵部侍郎

李貽業持節冊贈太尉贈諡曰威卽以其年秋九月十
五日備鹵簿鼓吹葬於濠州鍾離縣大化里之原禮也
前夫人李氏後夫人隴西郡君李氏皆太師趙忠懿王
女也賴鄉仙李卽閭柱史之源參野蔭龍蓮紀宗卿之訓
籍勳庸六鎮時高謝氏之門師範兩朝室有班姬之訓
荃蘼蘭蕙映戚里以芬芳藻苻璉繫播婦儀而昭斷門
內之理夫人有馬子入人二子幼長子節早亡次範游
州刺史次簡次策次霸時未仕久符祕書郎或得公之
政事或得公之兵鈴學禮學詩惟忠惟孝皆推醕醑之
味咸有芝蘭之芳所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惟公
山河龍鳳凝粹彩於神姿綵綵候風雲集淵謀於靈府議
公家之事不以身爲伯之寵章訖無虛授所以始終匪
成業可謂聿修厥德之門其佩陸離擣雜高陽之里苟非自
玷福祿攸歸同族之閒朱輪結軌季父仁曉坐鎮夏口
弟崇佑崇僖更典晉陵其餘將軍列侯中郎校尉銀黃
照燭光浮通德之門珩佩陸離擣雜高陽之里苟非自
天攸相與國無疆其孰能與於此乎向使享大年歟遠
略爲飛鵬舉功未可量也天命不然能永綽昔者荆
州從事猶牽墮淚之碑太宰舊寮亦有懷鉛之請況乎
世功丕顯揭日月以高曠帝念惟隆會雲龍而下濟欲
垂萬業可不務乎微臣職典絲綸詞非清潤持節以
承詔拂貞珉以投刃庶使蚩蚩萌隸觀迹而長懷眇眇

來雲披文而盡信其銘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自天祐
之後嗣其昌侯遷魯縣帝隱芒碭唐有魏大族高祖伊何仁
風不遇慶鍾令孫王奮發受武皇運中否諸侯起爭後郊
而亂淮塙不庭吳王奮發受武皇運中否諸侯起爭後郊
城濠城嚴峻兵驍勇顯祖帥之羣凶振恐將守濠下世
邊烽亦聳乃命象賢荷時之寵荷龍伊何載大其功
蠡梁寇言言頌滿是截是俘兵無頓鋒爰有奇略集於
威公威公嗣侯不墜其訓戎事之隙民功是振乃
典著之令問泗上風移高師河閭帝曰伯舅子嘉乃
并境則武安邦則文乃降王姬於爾慶門乃改乘轅於
彼西軍西軍何在鎮彼衝衢霍威公來思式遐寇虐胡馬
已遠將星俄落百身寧贖九原誰作明明天子劉愴聞
鸞歲云秋止返旆遲遲二潘士女泣涕漣而賢侯逝矣
吾誰與歸黯黯塗山湯湯淮濱騶馬悲鳴滕公
所閉甘棠勿翦召伯攸憩是用刊碑永告來裔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
陽少遊學入廬山建能
詩馬書曰洞學詩於陳貺長於五字唐律馬書曰自號
精思不懈至決口不盟
自言得買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文或以洞薦遂獻

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

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因棄不復觀洞亦

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國亡洞過故宮闕排

洞賦詩

馬書曰洞署路旁云下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蘇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

沾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未幾卒

江西南陽史曰開

賢中卒於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

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

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馬書曰寶松廬陵吉陽人少學詩於建陽江爲爲羈旅臥病寶松躬

嘗築館夜不解帶爲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百勝年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縈川新

有夏江城寶松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羈驥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

誠紀之晚進求師者多輻輳其門寶松每受弟子未嘗會講唯贊帛稍厚者背眾與議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

萌蘆兒授之將待價繇是多私賂焉時又有詩人朱存金陵人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朝書具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跡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諸志多引爲證

又張苦吟詠一夕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過人

江爲宋人避亂徙閩江南野史曰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馬書曰其先宋

人避亂建陽元宗初設貢舉爲屢黜於有司嘗有題白

鹿寺詩馬書曰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覲居二十年有題白鹿寺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珠眉筵

之句漫叟詩話曰江爲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珠眉筵

家玳瑁筵或謂作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許輒裝元宗南

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

遜過而愛之爲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馬書曰自謂拾青紫如拾芥乃

誦金陵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束書欲走吳越爲同謀

者所發按狀伏誅江南野史曰時金陵初擬唐風易屋懸進士科以羅英俊爲遂入求應然

河能爲什辭賦策論一辭不措屢爲有司所黜爲因快

然不能自己乃歸鄉里與同黨數十家連結謀叛人錢

塘同謀上告郡縣按捕得其跡盡誅之建寧志曰江
爲建陽人少遊廬山學詩於處士陳旼居白鹿洞二十
年與同邑江文蔚楊徽之同時著各履歷不第嘗題自
鹿洞有云吟登蕭寺旼檀閣醉倚王家戟唱筵李景見
之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遂爲時所稱今靖安
寺卽其故居也楊徽之哭之有廢宅寒賸水荒墳宿草
堙陳覺民有卻憶當年江處士解言秋色暮人家爲詩
有山形圖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故也有詩一卷爲詩
代史補曰福州王氏國胤爲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
及將奔江南至建州謁爲經數日爲與草投江南表其
人未出境邊吏所擒仍於囊中所得撰表章於是收
爲臨刑詞色不撓且曰稽康之將死也顧曰影而彈琴
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爲詩曰衙鼓侵
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
傷之與此不同馬書曰爲嘗吟隋隄柳詩云錦纜龍
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下株柳雨葉風
花作恨媒盛傳於時附馬書曰孫鮑字伯魚性聰敏
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隄文士集
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江隄文士集遂與沈彬
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勳不在席
以鮑詩詰之彬曰但得人閒煙火氣多兩鮑遠出讓之
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煙消寶鴨

香非鑑上作而何坐皆大笑唐張祐金山寺題詠有僧
 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和者皆謂爭鰓獨和之云
 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塵煙
 檣妨僧定驚濤佛身誰言題詠處詭譎更無人時人
 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於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孟賈世居嶺表爲建陽人少好學周世宗征淮南辛廣
 陵賈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
 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代
 叛弔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如
 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所終孟賈子
 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
 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鰲集獻
 之若虛稱善采策數聯警諸朝由是詩名益著明年
 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零陵從
 事亦不顯及馬氏敗賓于歸國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顯
 貨當死時李昉氏收賓于歸國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顯
 資子繹繼以詩遺之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
 江南句後主見詩賞之復其官俄致仕隱玉笥山自號
 羣玉峰叟踰年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
 卒年八十三賓以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
 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鄉
 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於江州各以

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後主時授祕書省王宇出
爲吉州民緣歸宋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宋者
指歸唐曰此訟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羅穎南
昌人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後主時
請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宋師來伐國亡穎
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題詩其落句云髮傷
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屏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
庭口陳白告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
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穎爲末榜既上後主遷穎
第二手筆圖其名穎是夜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
出之江會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
遊江淮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
江霞蘸水青蛇出篋雪侵衣句德誠勉命就仕乃薦仁
傑於執政者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休沐宴昇元閣仁
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
陰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何如人或對
曰亦詩中苦吟者時陳洪進諫淳泉召問其風土民俗
仁傑對答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漂陽簿考滿
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硯稽田疇無不允當注額
素儉門無私謁其志嘗以詩召喜禾峰僧云只在此山
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喜禾峰僧云只在此山
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國亡

仁傑亦卒邵拙宣城人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
至百蓋偶沈醢遂絕飲雖筵宴終日惟茶漿而已著書
塔韓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爲序命曰廬嶽集歸
宋應制科有司以聞未召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
于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於宮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
名位不達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
斯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胡元龜廬陵人居永新
少命有俊才常候本邑宰欲窮其藝學因新畫屏爲龍戲
珠命詠之元龜報簡立就觀幸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
爪攫明珠幸爲設飲饌盡歡而罷後有以賓館之未幾
追捕欲害之元龜亡入金陵吏曹徐郎以資館之未幾
郎爲子娶親迎夕命寮屬設牋管徐郎有同舍郎在坐問
日今夕詩相爲誰答日有螺江故造士焉郎大哈以詩
試之元龜頃刻成復命之賦又連飛數章議切皆以迴
文體郎一辭不措爲醉去徐薦於宋齊王遂射策入官
授文房院副使出授臨川令有訟婦者元龜目其色曲
道兩離之因自娶其夫訟於金陵免官會赦求敘理不
報遂著怨詞三十首朝廷聞而鳩之周彬禾川人杜
門讀書不治產其妻讓日君家兄弟皆力田致豐獨玩
故紙自困耶彬笑日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
招辟儒生彬有廟所習烈祖善之禪代後制度草創無
士科會有事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

失省之母以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交辟置門下告
歸妻曰此男子事非婦人能知授大理司直以母憂歸
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廩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寮如
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有如白日服闋
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去為政廉平鄉里
率化秋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官
計金陵凡七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願彌篤學為詞章隨
寡嫂劉氏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荷濟榮望雖孤兒
可鬻況貲用乎鬻橐囊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
試德厚載物賦旭名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
調暨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於宋補
鎮將數年諸南曹敘理會呂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
非能為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為第一蒙正曰久聞
爾名謂為古人乃並世耶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為
人取去訪之書肆獲舊本獻蒙正薦授令錄遷京秩卒
於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為資朋宴語行於世詞
賦得有唐程度體陳元嘉永春人與兄保極同事後
主俱以才名後主稱為二英按閩書曰保極登天成三
年進士仕南唐為大理評事充武義節度掌書記
尚書左司員外諸詞美其含華葆光握蛇吐鳳

汪台符歛人能屬文

馬書云通古今有王佐才

烈祖初嘗上書論事

合旨

馬書曰台符上書陳民閭利害十餘條大約以富國阜民爲務烈祖善之

宋齊王頗抑

之台符貽齊王書謂其疾己才

馬書曰齊王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曰聞足下

齊大聖爲名超亞聖稱字齊王

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

痛飲沈之石頭蚬坡磯下

馬書曰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

定制

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用台符言江南野史曰宋齊王鎮南昌口有故識謾言致

之大辟

乃勝其門曰毀辱先皇謗訕今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十國春秋曰天復初台符爲陶雅幕客已而

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常有款州汪王廟記文辭奇奧見稱於時記曰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

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座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

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

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埽平反側

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

離亂保據州郡靜鎮一隅以待寧宴識機慕義遠送款

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宣杭睦委使等六
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己瞻玉闕言懷寵創一沈死而不
朽貞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樹之詩無良人之歎固得父
老請建廟堂在廳之西大厯十年刺史韓愈遷於烏聊
東峰元和三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其應復修棟宇迄今廟是也
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其應復修棟宇迄今廟是也
韓陽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苦勞民惟
求舊蹟於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
狄梁公按察江惟焚淫祠七百所朝野建之所謂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
乾堯不淫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
其時開有下閭僕辭屬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
南逆塵犯蹕我准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徐
和九郡統我馬箠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鋒鋒
之膽我司空潯陽公獨危仁義禮樂饒舒池常潤於歛
最爲政第一慰本城之人蔡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
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
之裔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
主之命召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
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

中獻所著治書

馬書曰其先爲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

鍾傳與僧通姦

大理卿蕭巖按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

貴者始遂曲法誅

之人皆以爲冤會宋齊正得罪鵬生

黨免官卒昭慶博

通經史擬玄經作唐書春秋三十卷

著治書五十篇獻

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

平復上書曰臣所

述皆先聖遺旨以懲勸衰貶爲任其

餘摘裂章句補綴

離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

補楊子尉辭不受

馬書曰邑宰覽之修謂往候昭慶不

後主時復獻經國

治民論馬書曰再上經國治民論各

石隄要害備禦之

處及東海隅擢著作郎時方臣宋凡

可以拓之略後主

覽而悅之擢著作郎時方臣宋凡

歲慶賀貢方物賤

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

一日方晨起造朝

暴卒馬書曰徐鉉徐鉉素嫉之鉉前

之由是有隙昭慶

之居與客將李師義鄰而師義與鉉

姻錯因令師義召

昭慶飲潛置鴆於酒昭慶飲之不疑

入朝及階而仆扶

出遂卒昭慶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

篇多天文孫吳之

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唯唐春秋

爲鉉錯所匿時又有何誨著唐書言十五卷亦爲當世所稱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馬書曰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入

廬山國學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馬書曰喬苦節自勵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

一夕見人掌自屬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喬取易讀之探索精微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

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宋貞觀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西洎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勝出喬果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愛喬程文命勒石爲永式仕

至考功員外卒

有集一卷行世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爲祕書省正字

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

徐鉉水部郎中判刑部蕭儼可祠部郎中判刑部

制曰敕某官蕭儼夫王者之爲政也任能舉直理刑懋功如斯而已今秋官卿佐皆闕爾儼實專其司定法祭情克舉攸職切言直氣屢聞於朝靡私厥躬何其愛朕之深也方將圖效適屬均恩是用就升名曹仍加命服俾耀省闈時子寵章爾其念哉無易乃心無回乃以平行決獄以寬閒當官以公平一心克終予愼嘉汝以平恕稱南唐近事曰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十干疑爲鄉落有豪民雨霽曬衣失新潔衾服資直不下數贓則言散爲鄉貧人盜訴於官貧人不勝捶掠詐服詰其命絕筆茹齋晝夜兼行期雪冤狀至郡索案詳聞迄無他異是夕焚香冥禱願降敕戒將行大辟忽雷雨自西

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衣物乃烈祖晚爲牛噉猶未消漬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年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

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卽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淺識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旣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方豪侈相尙利於廣聲色因其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

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景遂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殷夏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然元宗意愈確不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

昭陽李清曰按韓兵部雜錄以爲韓熙載議未知孰是

保大二年

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正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

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唐餘紀傳曰儼弱大言曰恨樓下無井元宗怒貶舒州

副使孫忌爲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

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

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卽撤去俄召還

大理卿兼給事中四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

馮延巳固爭以爲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

歸葬廬陵幙中素裾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

御不改鄉俗會譙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低復故官後

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弈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

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

非太宗矣江表志曰柳宜爲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

議者疑柳宜上言宜無以自明乃上韋雪照載後主叱

曰爾不是魏徵頻好直言宜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

宗與此略同

後主爲罷奔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

卒年七十餘

馬書曰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

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其疾詰之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汝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自遷德

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

儒林公議曰馬亮向書典金陵於牙城良隅掘

地禾數百斤鬻備供帳其地乃唐德昌宮所遺鉛華之

灰積也李氏偏據江淮表而淫色奢縱如此欲國祚之永

其可得耶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富饒山澤之利

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

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

南唐近事曰昇元初許文

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

武百寮觀內藏隨意取金

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延鋈獨持一縑還家

然德昌宮簿

煩委無由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

事興倉猝取辦愈得爲姦利

唐餘紀傳曰承勳諱坤封國團池甲第雄於都下僮

僕逾百人後房曳絛綺者數十輩

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

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

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

唐餘紀傳曰保大末國弱財窘後主末年

至鑄鐵錢贖國搭民絹充貢咸斥承勳爲盜臣之罪云

宋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

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國欲預

結宋爲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桡相

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米首陳漕米事

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

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餓死

南唐近事曰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

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珍珠之餘類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類傍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南唐近事曰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語兒子輩曰當思爲學自致煙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輿飯腦後接筆皆吾稽古之力也南唐近事曰王魯爲當塗宰願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訴主簿貪賄於縣令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

馬書曰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裴紙爲鎧號白甲軍

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爲先鋒豫人驚駭不戰潰元清渡江居建業

趨健善走能

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後主時以吉州永新與湖南

鄰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

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故敵人動息皆知累年邊障晏

然馬書曰先是夏賦準貢見希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匹折錢一千以爲定制常以便宜料率民無怨望

總諸科物十餘萬數清國亡入宋元清不欲仕二國僞

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又柯溥字令通袁州宜春人天資穎異識雲氣善地理

家言元宗聞其賢累詔起之因上言天經地義之實權

國子祭酒保大中鄭延緒相皇陵於牛頭山溥言不利

極表諫諍忤旨謫休寧令溥之邑即改縣基吳王墓後

倚松蘿山前名貞武下壇形未幾卜地縣東南開居焉

舍前削石按太極八卦諸圖茂林修竹時時披襟嘯傲

其閒以爲常後主時復徵不起國亡溥大哭噴血轉隱

芙蓉山削髮爲頭陀禮昭禪師別號慕真又號紫霞山

人溥雖假迹神門絕不談釋語每誦道德經必歎曰真

聖人也孔子豈欺我哉由是專修長生煉化之術宋天

禧初以火解所著論氣正訣一卷傳世又謝銓會稽

人仕元宗朝父子官銀青光祿大夫金吾大將軍國亡

銓守義不辱挈家遁居祁門士論高之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後主時命韓德

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

莫不奔避郢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

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歐之敗面傷目

馬書曰德霸常督無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

往往羅縶扑會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

賊搏之卒不能屈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

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詬曰汝等乞輩殊不知憲

制敢無禮耶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

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歐德霸傷目

德霸入訴後主叱

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尙敢

訴耶

馬書後主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才之地孤亦賴

此輩共治汝闖監前必越分陵士耳宜其見歐

遂罷職後郢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

郢妹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

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

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鼠易一字鉉服

其工後主亦以爲道俊可愛

馬書事後主謂鉉曰語勢

郢由是

國亡歸宋知金州卒

馬書曰累遷南

鉉以貢封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

國學盧絳蒯龍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

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

然

馬書曰時生徒環立問辨蜂起弼應聲解說雖題非

絳等亦媿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

馬書曰弼短一

足時謂

國亡補宋衡山縣主簿

馬書曰弼居官廉潔

度日

妻服御寒暄不繼

秩滿求爲南嶽廟令卒

馬書曰弼

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殮皆資故人

又論曰嗚呼學校

者國家之矩範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宮資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

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斌主
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
輯睦君臣莫位此亦好儒之效也宋初離五代後詔學
官訓教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謄舛及得金
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儲校精審
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知周禮所在
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道
矣南唐藏書何以異此又魯崇範廬陵人喜讀書烈
祖初建學校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囊九經子史
世藏於家刺史賈誼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囊九經子史
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家名不報以己緡償
非書肆可估直以償耶卻之皓謝曰俗吏浼濁以遺先
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
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性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
時錫賚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
貧者元宗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任

王與合觀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與初爲小校從周
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
小營謂與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色不欲行本曰爾

憚往即與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

趨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耶吾本自

行今爲爾功勞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

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

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資治通鑑輿爲控鶴都虞候在輿求罷郡後馬書曰讓

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乃委輿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爲

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爲海州刺史叛附梁資治通鑑曰徐知誥以海

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

都傳拯怒以爲宣毀之帥麾下入辭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眾五千奔後唐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傳拯

吳虔州節度聞輿在光山遣閒使通問輿執歸金陵因

求罷郡入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

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卽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懼不暇爲他謀卽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曠亦無癥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礮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

馬書曰初輿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

有流星下墜能避富貴及是悟曰此自負終爲使相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誦諛學揣摩

馬書曰岑篤學強識而拙

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山川勝勢風土善惡無所不知

尤爲宋齊正所知薦授校

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爲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軍敗唐餘紀傳曰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崇文及覺四面進攻爭功互長進退不相應岑九躁作輒自焚營壁縱兵入城爲福人所讎會吳越兵至延魯與戰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

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
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從之因以岑爲
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
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
懷不平林大將王建封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
并置冲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唐餘紀傳曰岑寵帑藏貳與繫其一言擅兵專討居家厚自奉養營進大第亭觀踰侈侍宴之次披猖無忌出爲諛言恬無嫌色五鬼中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爲奧援
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爲將如韓白治民如
龔黃其敢爲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爲
厲召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南唐書注卷十五